

## 风筝季节里的思念

王欢



从浦东到青浦。一路上车开得飞快，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。我懒懒的靠在椅背上，眯着眼睛。车子依旧飞快，却挡不住道旁浓浓的春意。

高速转弯，看见一大片的柳树林，小小的米粒般的嫩芽，还没有抽出最浓烈的鲜翠，却也毫不掩饰生命的欲望。远远地瞧见，一只三角形的风筝摇摇晃晃的挂在枝头，恍然察觉，连日的阴雨后，春，竟已悄无声息的来到身边。

最喜三月艳阳天，杨柳微风，吹面不寒。记忆里有一只风筝，突然鲜活起来。

小时候第一只风筝是爷爷扎的。爷爷有自己的娱乐方式，从来不大理会我们小孩子的乐趣。可是那天我从学校回来，兴冲冲的讲述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关于“风筝”的定义，爷爷只是笑，半晌才说要送我一只风筝。

屋后有竹林，春雨后的竹子势头大涨，冒得尤其快，不过扎风筝却不能用春后的新竹。

新竹水分多，绵软不经用，长成了几年的毛竹却不同，晾干水分，不易生霉，韧性十足，是编织的好材料。爷爷选了一株壮年的毛竹，削去枝桠，用锋利的锯子锯开半米左右的一截，再剖开，劈成一手指厚的竹篾。竹篾放在通风的地方阴干，六根竹篾搭成一个六边形，用棉线细细绑实，风筝的架子就出来了。奶奶连夜熬了一碗厚厚的浆糊，拿了旧的新华日报，正反糊在竹篾架子上，一只风筝的雏形就出来了。这些工序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。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爷爷竟然会做这些手工活。

等了三天才有风。一放学我就急急往家里赶，正看见奶奶拿出了风筝线，那是农家丈量田地时的绳子，轻且结实。

其实那时小小的我哪里懂放风筝？还是爷爷，他不知从谁家的草堆上抽了一小把稻草，用一根绳子扎在了风筝上。我不乐意，虽然只是用几张旧报纸糊成的，可是在我眼里那只风

筝却是毫无瑕疵，加上一把稻草多难看？

爷爷可不管我乐意不乐意，瞪着眼睛说：“风这么猛，这风筝看起来大，实际却轻飘飘的，不加点重量在他屁股上，怎么能飞上天去？”

我不知道这期间有什么高深的物理知识，但事实证明爷爷是对的。而且越大越明白，放风筝如同人生，干什么事都需要有一股后力支持，后力过大，负担太多，举步维艰；后力过小，过于轻浮难成气候。那把稻草，真是多一份不行，少一分不成。

我的第一只风筝很短命，只放了一会便被我放落了，高高的挂在了树上，线终究被扯断了。不过大多数时候，这种遗憾跟失落都是暂时性的，因为总会有新鲜的事物来替代，从而进行新一轮的悲喜。但记忆中的那只风筝却依旧挂在枝头，在风中美妙的招摇……

我眯着眼睛。如此美好的风，如此美丽的阳光，也许我应该再放一次风筝。